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生命教育與文學社群會議】

第一次會議記錄

會議主旨：讀書會

會議地點：復旦校園園藝社花園

會議時間：104.10.19 14:45~16:30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生命教育與文學社群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生命教育與文學社群讀書會

會議地點：復旦校園園藝社花園

會議時間：104.10.19 14:45~16:30

會議討論

一、 主席報告：由陳孟君老師分享生命教育與文學的相關教材，感恩何錫鏗老師提供會議場地並分享植栽心得

二、 工作報告：擬購買《文學與生命教育》一書，本社群教師一人一本

【決議事項】：先向教務處申請經費，再由教務處委請圖書館購買

三、 討論議題：建議至青松花卉農場參訪，並規劃未來帶學生至青松農場實行校外教學

【決議事項】：本學期可實行

四、 結論：陳孟君老師分享之教材〈參照：附件一〉可作為上課教材，生命教育應落實於生活中，期待本課程能啟發學生的智慧。

五、 會議照片：



說明：陳孟君老師分享教材。



說明：老師們分享讀書心得。

附件一 文學與生命教育：親情篇

龍應台 目送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桠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越出了樹籬，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乎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遠，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嘖嘖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裡，一口皮箱旁。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推著他的輪椅散步，他的頭低垂到胸口。有一次，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糞便，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護士接過他的輪椅，我拎起皮包，看著輪椅的背影，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然後沒入門後。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作這一篇文的本意，其實是想研究怎樣改革家庭；又因為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所以尤想對於從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總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但何以大模大樣，用了這九個字的題目呢？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中國的「聖人之徒」，最恨人動搖他的兩樣東西。一樣不必說，也與我輩決不相干；一樣便是他的倫常，我輩卻不免偶然發幾句議論，所以株連牽扯，很得了許多「鏟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他們以為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但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梁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我知道我輩和讀者，若不是現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補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個時間。為想省卻許多麻煩起見，我們便該無須客氣，盡可先行佔住了上風，擺出父親的尊嚴，談談我們和我們子女的事；不但將來著手實行，可以減少困難，在中國也順理成章，免得「聖人之徒」聽了害怕，總算是一舉兩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說，「我們怎樣做父親。」

第二，對於家庭問題，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經略略說及，總括大意，便只是從我們起，解放了後來的人。論到解放子女，本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必有什麼討論。但中國的老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卻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還有，我曾經說，自己並非創作者，便在上海報紙的《新教訓》裏，挨了一頓罵。但我輩評論事情，總須先評論了自己，不要冒充，纔能像一篇說話，對得起自己和別人。我自己知道，不特並非創作者，並且也不是真理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裏面，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於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知。便是對於數年以後的學說的進步和變遷，也說不出會到如何地步，單相信比現在總該還有進步還有變遷罷了。所以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現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

生命的價值和生命價值的高下，現在可以不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生物為保存生命起見，具有種種本能，最顯著的是食慾。因有食慾纔攝取食物，因有食物纔發生溫熱，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個體，總免不了老衰和死亡，為繼續生命起見，又有一種本能，便是性慾。因性慾纔有性交，因有性交纔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所以食慾是保存自己，保存現在生命的事；性慾是保存後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飲食並非罪惡，並非不淨；性交也就並非罪惡，並非不淨。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於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果，生齣子女，對於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後後，都向生命的長塗走去，僅有先後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竟與這道理完全相反。夫婦是「人倫之中」，卻說是「人倫之始」；性交是常事，卻以為不淨；生育也是常事，卻以為天大的大功。人人對於婚姻，大抵先夾帶著不淨的思想。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獨有對於孩子，卻威嚴十足，這種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和偷了錢發跡的財主，不相上下了。我並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人類的性交也應如別種動物，隨便舉行；或如無恥流氓，專做些下流舉動，自鳴得意。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固有的不淨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創造者的意義。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領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領，將來還要交付子女，像他們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著，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須有一種內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纔會繁複，無脊椎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纔會發生脊椎。所以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後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孫子理應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須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力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況且幼者受了權力，也並非永久佔有，將來還要對於他們的幼者，仍盡義務，只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切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父子間沒有什麼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聖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力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係，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卻件件與這要求反對，我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於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著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合長幼的方法，卻並無錯誤。他並不用「恩」，卻給予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途。

人類也不外此，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為本位，便是最合於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只要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現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為將要放債。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願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願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倘如舊說，抹殺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於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乖刺的種子。有人做了樂府，說是「勸孝」，大意是什麼「兒子上學堂，母親在家磨杏仁，預備回來給他喝，你還不孝麼」之類，自以為「拚命衛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窮人的豆漿，在愛情上價值同等，而其價值卻正在父母當時並無求報的心思；否則變成買賣行為，雖然喝了杏酪，也不異「人乳喂豬」，無非要豬肉肥美，在人倫道德上，絲毫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當的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因為將來的運命，早在現在決定，故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譯本，載在《新潮》一卷五號）雖然重在男女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遺傳的可怕。歐士華本是要生活，能創作的人，因為父親的不檢，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愛母親，不忍勞他服侍，便藏著嗎啡，想待發作時候，由使女瑞琴幫他吃下，毒殺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於是只好托他母親了。

歐：「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嗎？」

歐：「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親！」

歐：「正為那個。」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歐：「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這一段描寫，實在是我們做父親的人應該震驚戒懼佩服的；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受罪。這種事情，中國也很多，只要在醫院做事，便能時時看見先天梅毒性病兒的慘狀；而且傲然的送來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遺傳，並不只是梅毒，另外許多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也可以傳之子孫，而且久而久之，連社會都蒙著影響。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將來學問發達，社會改造時，他們微幸留下的苗裔，恐怕總不免要受善種學（Eugenics）者的處置。

倘若現在父母並沒有將什麼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交給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當然健康，總算已經達到了繼續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責任還沒有完，因為生命雖然繼續了，卻是停頓不得，所以還須教這新生命去發展。凡動物較高等的，對於幼雛，除了養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例如飛禽便教飛翔，鸞獸便教搏擊。人類更高幾等，便也有願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這也是愛。上文所說的是對於現在，這是對於將來。只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單細胞動物，也遵著這教訓，那便永遠不敢分裂繁複，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類了。

幸而這一類教訓，雖然害過許多人，卻還未能完全掃盡了一切人的天性。沒有讀過「聖賢書」的人，還能將這天性在名教的斧鉞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蘖；這便是中國人雖然凋落萎縮，卻未滅絕的原因。

所以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纔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

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不少；對於兒童的設施，研究兒童的事業，都非常興盛了。第二，便是指導。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必須進化；所以後起的人物，一定尤異於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不但不該責幼者供奉自己；而且還須用全副精神，專為他們自己，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便是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會怕，彷彿父母從此以後，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這種空虛的恐怖和無聊的感想，也即從謬誤的舊思想發生；倘明白了生物學的真理，自然便會消滅。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著過去的色采，卻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要幸福麼？連你的將來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還童」，要「老復丁」麼？子女便是「復丁」，都已獨立而且更好了。這纔是完了長者的任務，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領，樣樣照舊，專以「勃谿」為業，行輩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虛無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父子間要疏隔了。歐美的家庭，專制不及中國，早已大家知道；往者雖有人比之禽獸，現在卻連「衛道」的聖徒，也曾替他們辯護，說並無「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親；惟其沒有「拘攣」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抗「拘攣」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誘，便無論如何，決不能有「萬年有道之長」。例便如我中國，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諭之於先，皇恩施之於後，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屬寥寥。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並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獨有「愛」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漢末的孔府上，很出過幾個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現在這般冷落，這話也許確是北海先生所說；只是攻擊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發笑罷了。）雖然也是一種對於舊說的打擊，但實於事理不合。因為父母生了子女，同時又有天性的愛，這愛又很深廣很長久，不會即離。現在世界沒有大同，相愛還有差等，子女對於父母，也便最愛，最關切，不會即離。

所以疏隔一層，不勞多慮。至於一種例外的人，或者非愛所能鉤連。但若愛力尚且不能鉤連，那便任憑什麼「恩威，名份，天經，地義」之類，更是鉤連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長者要吃苦了。這事可分兩層：第一，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社會中，不獨老者難於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難於生活。第二，中國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歲，早已老態可掬，待到真實衰老，便更須別人扶持。所以我說，解放子女的父母，應該先有一番預備；而對於如此社會，尤應該改造，使他能適於合理的生活。許多人預備著，改造著，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實現了。單就別國的往時而言，斯賓塞未曾結婚，不聞他佗僚無聊；瓦特早沒有了子女，也居然「壽終正寢」，何況在將來，更何況有兒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子女要吃苦了。這事也有兩層，全如上文所說，不過一是因為老而無能，一是因為少不更事罷了。因此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中國相傳的成法，謬誤很多：一種是錮閉，以為可以與社會隔離，不受影響，一種是教給他惡本領，以為如此纔能在社會中生活。用這類方法的長者，雖然也含有繼續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卻決定謬誤。此外還有一種，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這與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因為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校裏遍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之類，同一錯誤。社會雖然不能不偶然順應，但決不是正當辦法。因為社會不良，惡現象便很多，勢不能一一順應；倘都順應了，又違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進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會。

就實際上說，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係父子關係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於今為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拚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我們試一翻大族的家譜，便知道始遷祖宗，大抵是單身遷居，成家立業；一到聚族而居，家譜出版，卻已在零落的中途了。況在將來，迷信破了，便沒有哭竹，臥冰；醫學發達了，也不必嘗穢，割骨。又因為經濟關係，結婚不得不遲，生育因此也遲，或者子女纔能自存，父母已經衰老，不及依賴他們供養，事實上也就是父母反盡了義務。世界潮流逼拶著，這樣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無非覺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機可望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國家庭，實際久已崩潰，並不如「聖人之徒」紙上的空談，則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無進步呢？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潰者自崩潰，糾纏者自糾纏，設立者又自設立；毫無戒心，

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間，本來常有勃谿，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後，便都改稱「革命」，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嫖錢至於相罵，要賭本至於相打之類，與覺醒者的改革，截然兩途。這一類自稱「革命」的勃谿子弟，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尋出《孝經》，勒令誦讀，想他們「學於古訓」，都做犧牲。這只能全歸舊道德舊習慣舊方法負責，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為要進化，應該繼續生命，那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三妻四妾，也極合理了。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類因為無後，絕了將來的生命，雖然不幸，但若用不正當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該比一人無後，尤其「不孝」。因為現在的社會，一夫一妻制最為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墮落。墮落近於退化，與繼續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無後只是滅絕了自己，退化狀態的有後，便會毀到他人。人類總有些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而況生物自發生以來，交互關聯，一人的血統，大抵總與他人有多少關係，不會完全滅絕。所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但世間又有一類長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並且不準子女解放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是並要孫子曾孫都做無謂的犧牲。這也是一個問題；而我是願意平和的人，所以對於這問題，現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選自《魯迅全集》第一卷《墳》）

諸葛亮《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陶淵明《責子書》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胡適 〈我的兒子〉

我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
「無後主義」的招牌，於今掛不起來了！
譬如樹上開花，花落偶然結果。
那果便是你，那樹便是我。
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
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
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
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回應與挑戰》洞口的原始人 中國時報E7/人間副刊2005/04/04

【洪蘭】

今年三月十六、十七日，龍應台在本刊發表新作「請問雅典在哪裡？——談台灣的『國際化』」

危機」，探索本土文化困境的現象和成因，並作了精闢的分析與建言，值得我們再三思考「台灣」所身處的位置，以及因應的方向。文章刊出後，來自各界的迴響相當熱烈，包括學界、作家與一般讀者。限於版面，本刊酌選兩篇回應，今天先行刊出，接續還要刊登一位從事行銷企劃的讀者，所寫的素樸、但發人深省的投書。——編者

我很擔心台灣現在這個趨勢，過去大學生在閒談中，如果別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會覺得慚愧，覺得自己知識太少了，水準太不夠了，現在不同了，不知道也不引為恥，反而覺得沒有必要知道，知識一斤值多少？怎麼樣？

一個朋友回國講學，說起有一天接到他母校系所辦公室的助教打來的電話，告知某某教授要出國開會，師母擔心教授年紀大轉機不方便，想找學生幫忙照顧一下，她從校友通訊錄中查到他在加州，問他可否幫忙接機，他覺得義不容辭，就滿口答應下來，請助教小姐把行程傳真過來以便安排。想不到一看行程，他傻眼了，他住舊金山，教授在洛杉磯轉機，中間隔著五百英里，這怎麼接機？他再打電話去系裡，問助教知不知道舊金山與洛杉磯隔著很遠？助教反問道：不是都在加州嗎？他一時氣結，答不上話來。他說他不敢要求那位小姐知道加州很長，從南到北得開上兩天兩夜的車子，但是舊金山與洛杉磯都是中國人很多的大城，有許多自己的同胞住在那裡，並不是毫不相干的外國城市，不應該這麼離譜。我聽了想起天下雜誌去年年底做的「台灣人的國際觀」的調查，許多人都只知道台灣本土，對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也不關心，更不認為自己不知道有什麼羞恥，這種態度令我很憂心，因為不了解會產生偏見，世界上許多悲劇的發生都是由於無知和偏見，有了解才會產生同情，有同情才会有包容，無知會造成冷漠，冷漠會自絕於人。

無獨有偶，有一位經商的朋友也告訴我，他的女秘書請產假，代班的小姐替他訂去美國聖地牙哥的機票時，竟然訂到智利的聖地牙哥去了，那位小姐顯然不知道這兩個聖地牙哥有什麼不同，也不知道一個在北美洲，一個在南美洲，更不會去推想公司的業務只在北美洲，不應該是南美的聖地牙哥。他責怪我們教書的沒有把學生教好，「沒有遠見，沒有世界觀也還罷了，」他氣憤的說「還不會推想，不會思考，只會強辯，說你沒有告訴我是哪一個聖地牙哥！」這兩件事都是小事，但是點出台灣目前教育的危機，幾十年來考試掛帥的結果是培養出一批只關心自己，不關心世界，目光如豆的年輕人，凡是不考的都不必念，更不必知道，反正在國內生活也用不到外面世界的知識，光是島內自己的八卦都應接不暇了。



大部分人不關心台灣島外的事，連金門、馬祖自己的領土都被忽略：官員在說話時常把他們忘記，教育部在制定母語時就把馬祖的福州話給忘了。外面不論發生什麼事，報紙永遠只有一版的版面在報導，幾張圖片一登，剩下的文字空間有限，所以現在年輕人除了切身有關的時尚流行之外，

其餘國外大事連正眼都不瞄一下。前幾天我們大樓住進來了一位瑞士的訪問學生，與他交談之下，發現他對任何題目都幾乎可以侃侃而談，知識很豐富，我問他怎麼懂得這麼多，他說瑞士一直是歐洲會議的中心，國際很多會議都在瑞士舉行，因此，他們從小就從報紙上讀到這些會議的主題：非洲飢饉、南非種族隔離、南美熱帶雨林的砍伐及中國人權的問題，他們老師也時常帶他們去看這些國際開會的情形，要他們聽正反兩方的意見，他們每學期都得寫一篇與國際問題有關的申論文，他雖然才高中，但是他的世界知識遠超過我們的大學生，令我感慨。

現在很多人振振有詞的說：本土優先，先台灣後天下，這固然沒有錯，但本土優先只是個順序，不應該因此而加重本土考試內容的比重，不考外國史地，使我們學生連雅典這個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在那裡都不知道。



我們是生活在世界之中，並不是我們就是全世界，當我們對外面的情勢一概不知時，我們會誤判，會夜郎自大，會自我陶醉在國內情勢一片大好聲中，而頹廢下去。關起門做皇帝的結果是有一天老本吃完需要開門上街買糧時發現糧食店已經被別人包下，不跟你做生意了。我曾經看過一個寓言：有一個洞裡的原始人都是背對著洞口坐，當太陽出來照在經過洞口的動物身上時，牠們所投射出來的影子變得比實物還大，原始人嚇壞了，更往洞裡擠，更不敢看洞外，更互相告誡洞外的可怕。最後，有一個原始人大膽的面朝外偷看一下，發現洞外春光明媚、鳥語花香，那些可怕的動物不過是被影子放大的貓狗兔子而已，如果他們選擇面朝外坐，他們就不會被自己嚇到，因為他們永遠背對著世界就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愚昧無知使他們把世界排除在他們生活之外，不久世界也把他們排除在世界之外，他們就像透明人一樣，不存在了。

我很擔心台灣現在這個趨勢，過去大學生在閒談中，如果別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會覺得慚愧，覺得自己知識太少了，水準太不夠了，現在不同了，不知道也不引為恥，反而覺得沒有必要知道，知識一斤值多少？怎麼樣？老子就是大字不識幾個，還不是照樣當上立法委員？草根性才是當紅炸子雞，說話越粗俗，上的報紙越多，飽學之士不再受尊重，年輕人崇拜的是敢罵敢脫的人。加上現在高中課本對古文部份的減少，孩子古文看不懂了，沒有辦法去接受古人的智慧，文化的傳承斷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之事，讀歷史不只是以古鑑今，它主要還是品格的薰陶，讓我們知道什麼樣的行為是留芳萬古，什麼樣的又是遺臭萬年，缺少了這些楷模，就演變成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不讀書使得現在的人無視，沒有眼光，不能從古人的經驗中擷取智慧，無膽，不敢面對問題，像洞中的原始人一樣，永遠背對著世界，最糟的是無知，不能解決問題，所有的問題都用「拖」，一個校長的資格可以拖九個月不解決，一個老兵的薪俸拖93天不核發，就如同一位前輩對我說的，精神病很難治癒，好在拖到病人過世，病也就沒了。我很擔心現在大家都不願意去正視台灣的競爭

力，只用拖的去敷衍，一旦拖到台灣沒有了，一切的意識型態、族群對立也就沒有了，大家同歸於盡。「孫子兵法」三千年前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今不知彼，也不知自己有多少斤兩，我們國家的前途究竟在那裡呢？

《洪蘭專欄》你的親子溝通管道封閉了嗎？ 中國時報E4/家庭男女2005/04/06

【洪蘭】

朋友國二的女兒很乖巧，放了學像小鳥一樣吱吱喳喳跟母親講個不停，現在突然放學不立刻回家，留在學校做功課，回來後洗過澡就再不出房門。朋友慌了，暗中查訪，女兒的確留校讀書沒有交男朋友，但整個行為都不對勁，連星期天都說要去圖書館念書，她非常地憂心，跑來找我。

小孩內心世界 不容父母硬闖

一個行為突然改變當然有原因，我細問行為改變前後家中發生的事，朋友說唯一就是女兒在日記中用粗話罵了弟弟，她告誡她女孩子不可以講粗話。我問她怎麼知道女兒在日記中罵粗話，她理直氣壯說：「有一天我清她的房間，就拿起來看了一下。」她加強語氣說：「她小時候寫的任何東西都給我看，以前學校發生什麼事也都告訴我，我們母女是沒有任何祕密的。」

我望著她，感嘆天下的父母都不會感覺到孩子已經長大，還以為是襁褓中萬事依賴自己的寶寶，殊不知孩子一天天成長、一天天有自己獨立的人格時，她開始有一塊自己內心的世界，這個世界如果被闖入，會有家被小偷侵入的感覺，說得嚴重些，就是心靈被侵犯。

父母愉快回應 孩子就會樂於分享

孩子吱吱喳喳說著學校的事情時，那是她願意分享的部分，她逐漸會有一部分是保留給自己的，假如每次和父母說話都是愉快的回應，那麼孩子就願意多跟父母分享她的經驗；但是如果得到的是批評，幾次以後孩子就學會不再自討沒趣，會像蛤蜊一樣，一回家就把嘴閉上。

親子溝通管道的關閉是最危險的事，這迫使孩子向外人求援，孩子的同學都與他同一年齡、同一經驗，他們的主意多半是餽主意，一步錯就千步錯了。

父母若想要跟孩子保持溝通管道的暢通，一定要記得他是獨立的個體，在他話沒有說完之前先不要打斷他，更不可不分青紅皂白就指責起來。

父母偷看日記 傷害孩子的心

日記是宣泄的一個管道，很多時候在日記中罵等於是在心裡罵，不應該會有人知道，一旦日記不再是安全的宣泄場所，這個孩子會更苦悶。聰明的孩子很小就懂得把自己的祕密說給別人聽是件愚蠢的事，同學會背叛，好友會背叛，連自己最親密的伴侶都會背叛（許多人離婚後就寫回憶錄，

什麼私密都抖出來)。

我們從經驗中學會父母是最安全的傾吐對象，然而一旦父母不可信任，孩子會深深感到背叛的傷害。

我的朋友不認為她是偷看，認為只是關心，但是很多孩子就是被這種關心逼出了家門。真正關心孩子是尊重他、接受他、陪伴他，他心中有話自然會告訴你，請不要偷看孩子的日記。

《洪蘭專欄》放下面子，不必衣錦才還鄉

天理是公平的，孩子小的時候，
多花時間念書給他聽，陪他玩，
教他做人的道理，長大後，
就不必花太多時間管他，就像種樹一樣，
樹小的時候最重要。

有一天我坐計程車去松山機場，司機是個非常年輕的孩子，很熟練的在早上上班的車陣中穿梭，煞車踩得輕巧令你感受不到，我忍不住誇獎他，他靦腆笑一下說：「不瞞您說，我以前是玩寶傑特的！」我：「哦？」一聲，二十年的國外生活使我不敢追問別人的隱私，他倒是看出來了，自己說：「逃家的，現在正在找回家的路！」到了機場，我給他二百元，叫他不要找，他說：「謝了，衣錦才能還鄉。」

在異鄉，衣錦才能還鄉？

這幾個字深深刺進我的心裡，在異鄉，多少個寒冷的雪夜，別人都躲進溫暖的被窩中了，只有我們留學生還在圖書館苦讀，因為「衣錦才能還鄉」！但是真的是這樣嗎？自己做了父母才發現雖然希望孩子成材，但是有孩子在膝下承歡，遠比一張冷冰冰的文憑好，尤其越老越是希望有孩子在身邊，也明瞭當年那種想法是虛榮心作祟，親子的溝通不良，使孩子誤以為沒有念出頭就無顏見江東父老，不敢回家。

我以前也有這想法，家書都是報喜不報憂。所以許多留學生都是早早的結了婚，找個伴來相濡以沫，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個家。

有家歸不得，是天下最不幸的事

中國留學生都將房子(house)和家(home)混著用，這兩個字在物質層面上雖然相同，在心理層面上卻大不同，房子是遮風避雨的地方，家卻是靈魂的歸處，如果真的要了解一個人，就去他的家看一看，這比交往多少年還有用。

人格的成長最重要的就是小時候的家庭教育。自己年紀大後，發現 天下最不幸的人是有家歸不得的人，而不是衣食不周的人。家原是隔 絕外界風暴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家不幸正是風暴的所在，那麼這個孩子就變成天下最可憐的人。

我去美國念書時，正值越戰打得最凶的時候，學生反戰、反威權、反傳統，開始有男女同住一層樓（co-ed）、開放式婚姻等等，有一位老師很不贊成開放式婚姻，他一直認為一個人如果回到家不能放輕鬆，要應付你的、我的、我們的孩子各種糾纏不清的人際關係時，這個家庭氣氛不會融洽，孩子會往外逃。

放下面子，回家路就在不遠處

他說，天理是公平的，孩子小的時候，多花時間念書給他聽，陪他 玩，教他做人的道理，長大後，就不必花太多時間管他，就像種樹一 樣，樹小的時候最重要，不能長歪，長大後只要颱風來時，加個支撐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小的時候沒有照顧好，長歪了，長大要矯正得 用鐵絲綁，而且綁太緊樹枝會折斷，非得一點一點的扶正才可以。所 花的心力比小時候多十倍還不見得有效果。

今天碰到這個逃家的孩子猛然想起老師的話，過了三十年，他是對 的，孩子小的時候自己忙著賺錢的朋友，現在都在用當時賺的錢討好 他的小孩。其實親子溝通並沒有那麼難，只要帶著他一起過日子，將來兩個人就會有共同的回憶，就有共同的話題。

回家的路其實不必找，只要放下面子，它就浮現出來了。

《洪蘭專欄》為什麼他要偷獎狀

報載一個小學生偷安親班的獎狀，

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去，

為的是博得父母的喜愛，

我看了非常心痛，

為什麼只有功課好的孩子我們才愛？

功課不好的孩子難道就一無是處了嗎？

最近報載一個小學生偷安親班的獎狀，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去，以博 父母的喜愛，我看了非常心痛，為什麼只有功課好的孩子我們才愛？ 功課不好的孩子難道就一無是處了嗎？在打罵孩子偷竊行為前，應該先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他要偷獎狀，我們是否有讓他覺得功課不好父 母就不愛他？

孩子渴望大人的稱讚

孩子都非常渴望大人的稱讚，也都盡力想去達到大人的標準，但是 很多時候，他的能力達不到

父母的理想，這時苛求會使孩子變成失落 的一群。

多元智慧推到現在，大家講的時候都頭頭是道，知道每種能力都很 重要，做起來卻依舊是智育掛帥，功課不好的還是被人看不起。被人 放棄的孩子常常也就自我放棄，難怪今年大學入學測驗會有考生在國文卷子上寫著「我的人生在國中就已經失去了」。

當苛責孩子沒有考上大學時，不知有多少人會回過頭來問一下自己 ，在教養他的過程中，我有盡到啟發他心智、鼓勵他上進的責任嗎？ 在他跌倒時，我有拉他一把嗎？還是說：「別人都沒摔跤，為什麼你這麼笨，摔得這麼難看，把我的臉都丟光了？」

苛責孩子前，先檢討自己

我們的教育是個不容許孩子犯錯的教育，一有錯誤輕則挨罵，重則 挨打，使孩子每天戰戰兢兢，學校不是快樂學習的地方，而是充滿恐 懼的地方，當然能逃則逃，中輟生的比例就一直增加了。

其實這種求善、求全的態度是不對的，因為我們是人，一定會犯錯 ，只要不是品德上的錯，不必太嚴厲懲罰，因功課不好而懲罰就更不 應該，他可能是發育得慢，尚未開竅，品德沒有不好只因功課不好而挨打是不公平的。中國人常說「人有失常，馬有失蹄」，偶爾大人也 會出錯，何況孩子。

我曾經看過一個孩子在幫忙排碗筷時，不小心打破一個碗，因為有 客人在，母親沒有當場發作，只是惡狠狠瞪了孩子一眼，那個孩子竟 然發抖起來，顫聲說：「媽媽，對不起。」我看了好生不忍，這孩子才九歲，念四年級，就已經被她家裡要求不得犯錯，人生的路還這麼 長，她以後怎麼活得下去呢？一個碗能值幾元，孩子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有多少父母會順手給孩子一巴掌，還認為他罪有應得。

孩子有特色絕對比完美重要

前一陣子，屏東有個山地孩子去喝喜酒把他祖母的機車弄丟了，結 果上吊自殺，一個正要開放的生命便因小事而夭折了，令人扼腕嘆息 ！尤其機車被偷不是他的錯，是小偷的錯，政府未能給人民一個免於被偷的居家環境，卻讓這個孩子賠上一條性命。

有一首詩說：莎士比亞是偉大的，歌德是偉大的，但是他們兩位都 不完美，否則他們便毫無特色。

孩子有特色絕對比他完美重要，有特色，社會才有生氣，有多樣性 。如果我們不要求完美，我們就會在功課不好的孩子身上看到其他優 點，看到優點就會去稱讚他，他就不必去偷獎狀來博得掌聲，西諺說「用蜜糖捉住的蒼蠅比較多」，要改正孩子的短處，先放大他的長處 ，為什麼我們還是吝於稱讚我們的孩子呢？

我沒有看見過我家的財神爺，但是我總是把外祖父與財神爺聯想在一起。因為外祖父有雪白的長鬚鬚，連眉毛都是雪白的。……長工阿根說財神爺就是這個樣兒，他聽一個小偷親口講給他聽的。那個小偷有一夜來我家偷東西，……到後門口，卻看見一個白鬚子老公公站在門邊，小偷嚇得拔腿想跑，老公公卻開口了：「站住不要跑。告訴你，我是這家的財神爺，你想偷東西是偷不走的。你沒有錢，我給你兩塊銀圓，你以後不要再做賊了。」他就摸出兩塊銀圓給他，叫他快走。小偷從此不敢到我家偷東西了。所以人人都知道我家的財神爺最靈、最管事。……

外祖父是讀書人，進過學，卻什麼都沒考取過。後來教私塾，在地方上給人義務治病。他醫書看的很多。常常講些藥名或簡單的方子給媽媽聽。因此媽媽也像半個醫生，什麼茯苓、陳皮、薏米、紅棗，無緣無故地就熬來餵我喝，外祖父坐在廚房門口的廊簷下，摸著長鬚鬚對媽媽說：「別給孩子吃藥，我雖給旁人治病，自己活這麼大年紀，卻沒吃過藥。」上天給人的五官與內臟機能，本來都是很齊全的，好好保養，人人都可活到一百歲。他就說他自己起碼可以活到九十以上，因為他從不生氣。我看著他的雪白鬚鬚，被風吹的飄呀飄的，很相信他說的話。

冬天，他最喜歡叫我端兩張竹椅，並排兒坐在後門矮牆邊曬太陽。夏天就坐在那兒乘涼，聽他講那講不完的故事。媽媽怕他累，叫我換張靠背籐椅給他，他都不要。那時他七十多歲，腰杆挺的直直的，沒有一點老態。……有一次，我捉了一隻金龜，外祖父一定要我把它放走，他說蟲子也不可隨便虐待的。他指著牆角邊正在排著隊伍搬運食物地螞蟻說：「你看螞蟻多好，一個家族同心協力的把食物運回洞裏，藏起來冬天吃，從來沒看見一隻螞蟻只顧自己在外吃飽了不回家的。」他常常故意丟一點糕餅在牆邊，坐在那守著螞蟻搬運，嘴角一直掛著微笑。媽媽說外祖父會長壽，就是因為他看世上什麼都是好玩兒的。

要飯的看見他坐在後門口，就伸手向他討錢。他就掏出枚銅子給他。一會兒，又來了一個，他再掏一枚給他。一直到銅子掏完為止，搖搖手說：「今天沒有了，明天我換了銅子你們再來。」媽媽叫他不要這麼施捨，招來好多要飯的難對付。他像有點不高興，煙筒敲得咯咯的響，他說：「哪個願意討飯？總是沒法子才走這條路。」……他忽然輕聲輕氣的問我：「你知不知道那一次你家財神爺嚇走了小偷是怎麼回事？」

我說：「不知道。」

外公說：「你別告訴別人，那個白鬚子財神爺就是我呀！」

我說：「外公，您真好玩，那個小偷一定不知道。」

外公說：「他知道，他不好意思說，故意那麼告訴人的。我給他兩塊銀圓，勸說他一頓，他以後就去學做手藝，沒有再做小偷了。」

外公又繼續說：「我不是說過嗎？哪一家都有個財神爺，一個國家也有個財神爺，做官的個個好，老百姓也個個好，這個國家就會發財，就會強盛。」

這一段有趣的故事，使我一直不會忘記。進入中學以後，每次耶誕節看見舞臺上或櫥窗裏白眉毛白鬍子的聖誕老公公，就會想起我家的財神爺——我的外祖父，和他老人家對我說的那段話。「施比受更為有福。」這是中外古今不變的真理。外祖父就是一位專門賜予快樂給人們的仁慈老人。

我現在執筆追述他的小故事，眼前就出現他飄著白鬍鬚的慈愛臉容。他活到九十六歲，無疾而終。去世的當天早晨，他自己洗了澡，換好衣服，在佛堂與祖宗神位前點好香燭，然後安安靜靜地靠在床上，像睡覺似的睡著去世了。可是無論他是怎樣的仙逝而去，我還是禁不住悲傷哭泣。因為那時我雙親都已去世，他是唯一最愛我的親人，我自幼依他膝下多年，我們祖孫之愛是超乎尋常的。

記得最後那一年臘月廿八，鄉下演廟戲，天下著大雪，凍得手足都僵硬了。而每年臘月的封門戲，戲班子衣服破爛，唱戲的都是又醜又老，連我這個戲迷都不想去看。可是外祖父點起燈籠，穿上釘鞋，對我與長工阿根說：「走，我們看戲去。」

「我不去，外公，太冷了。」

「公公都不怕冷，你怕冷？走。」

他一手牽我，一手提燈籠，阿根背長板凳，外祖父的釘鞋踩在雪地裏，發出沙沙的清脆聲音。他走的好快，到了廟裏，戲已經開鑼了，正殿裏零零落落的還不到三十個人。台上演的是我看厭了的戲，一男一女的啞嗓子不知在唱些什麼。可是唱完一出，外祖父卻拼命拍手叫好。不知什麼時候，他給臺上遞去一塊銀圓。人都快散完了，我只想睡覺。可是我們一直等到散場才回家。路上的雪積得更厚了，老人的長統釘鞋，慢慢地陷進雪裏，再慢慢地提出來。我由阿根背著，撐著被雪壓得沉甸甸的傘，在搖晃的燈籠光影裏慢慢走回家。阿根埋怨說：「這種破戲看它做什麼？」

「你不懂，破班子怪可憐的，台下沒有人看，叫他們怎麼演的下去。所以我特地去捧場的。」外祖父說。

「你還給他一塊銀圓呢。」我說。

「讓他們打壺酒，買斤肉暖暖腸胃，天太冷了。」

紅燈籠的光暈照在雪地上，好美的顏色。我再看外祖父雪白的長鬍鬚，也被燈籠照得變成粉紅色了。我捧著阿根的頸子說：「外公真好。」

「唔，你老人家這樣好心，將來不是神仙就是佛。」阿根說。

我看看外祖父快樂的神情，就真像是一位神仙似的。那是我最後一次跟外祖父看廟戲。以後我外出求學，就沒機會陪他一起看廟戲，聽他講故事。現在，我抬頭望著蔚藍晴空，朵朵白雲後面，仿佛出現了我那雪白長須的外祖父，他在對我微笑，也對這世界微笑。

好話壞話只在一念之間 作者：劉墉

說件「鮮事」給您聽——有個丈夫跟太太親熱，撫摸著太太，很有情趣地讚美：「妳的皮膚摸起來真細，絕不像四十歲的女人。」太太笑：「是啊！最近摸過的人都這麼說。」

「啪！」一記耳光。丈夫吼道：「妳最近讓多少人摸過？妳老實招來！」太太摀著臉，哭著喊：「大家是這麼說啊！每個護膚中心的小姐都這麼說。」這是真事，但是怎麼看都像笑話對不對？問題是，當你細心觀察就會發現，我們周遭充滿這樣的的笑話。只因為一句話沒說對，就把喜劇變成了悲劇，把眼看就要辦成的好事變成了壞事。「話」人人會說，只是不見得人人會說話；有話好說，只是不見得人人說好話。不說好話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他沒有多想一想。舉個例子：最近我有個朋友，在他新居的後院搭了間工具房。

那工具房是買現成的材料，再自己拼裝的，專門用來放剪草機、鏟子、鋤頭這些整理花園的工具。可是我這朋友興高采烈地才拼裝到一半，他的鄰居竟然隔著牆喊：「你亂蓋房子，是違法的。」

我這朋友氣極了，跑到建管處去問，得到的答案是蓋十呎乘十呎以內的工具屋，不違法；只有超過，才違法。他回去量了量自己買的工具屋，是十呎乘十二呎，多了兩呎，於是拿去退掉，換成合法的尺寸。工具屋搭好了，他跑來對我說：「我非要去糗糗我那鄰居不可，我要告訴他中國人不好欺負，我去政府單位問過了，現在搭的絕對合法，歡迎他去告！」

「你何必這麼說呢？」我勸他，您何不換個方式，對他說：「真是謝謝你，幸虧你提醒我，不然我的工具屋多了兩呎，因為違法得拆除，就白蓋了。」你不是照樣讓他知道你去問過政府單位，現在是合法建築了嗎？朋友想了想，覺得有理，照辦了。結果不但沒有得罪鄰居，還交上了好朋友。

再說個故事。有個人和他太太為了一點小事吵架，要離婚，起因居然不但不是壞事，還是好事。那一天，他太太買到一條上好的石斑魚，特別打電話到辦公室：「你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打個電話回來，我好下鍋蒸，這石斑魚，多一分鐘少一分鐘都不成。」那太太想得很好，丈夫出門，她蒸魚，丈夫進門，正好上桌。偏偏她丈夫下班的時候，才打完電話，說要出門了，就碰上個客戶突然造訪，耽

誤了二十分鐘。

「糟了！」送走客戶，丈夫心想，趕緊又撥個電話回家：「對不起，臨時有事，現在才能走。」太太一聽，在那頭跳了起來：「什麼？你還在辦公室？你不知道魚涼了不好吃嗎？你知道這條石斑魚多少錢嗎？」丈夫沒多吭氣，匆匆忙忙開車回去，一路想，一路急，加上晚了一餓，胃都急疼了，路上還差點撞了人。進門沒好氣地說一句：「魚涼了就涼了嘛！熱熱不就得了？」

太太也沒好氣：「你是沒命吃好魚，以後給你吃涼的。」兩個人當然「吵翻了」，拉開嗓子吼，把孩子都嚇哭了，一條好好的石斑魚，放在桌上，誰都沒吃，還差點離了婚。你說，他們是會說話嗎？如果那作太太的，能像我那搭工具屋的朋友，換個角度說：「別急！別急！魚涼了，微波爐熱一分鐘就成了，開車小心點，我們等你。」會說話與不會說話，常在那一念之間。

一念之間，他懂得忍、懂得退一步想，想想壞話怎麼好說，狠話怎麼柔說，就可能有個喜劇的結局。那一念之間，他毫不考慮地脫口而出，則可能是個悲劇的結尾。雖然許多人讚美我口才好，但是我從不這麼認為，而且覺得自己年輕的時候總是說錯話。即使到今天，我每天晚上還是常把白天說的話想一想，檢討一下，是不是有不妥當，或者「有更好的說話方法」。

天使、上帝、魔鬼 作者：劉墉

在朋友家聊天。「我太太早上是天使，中午是上帝，晚上是魔鬼。」男主人對我說。看我不懂，笑起來，放小聲：「她早上要醒還沒醒的時候最有情調了。這時候，我摟她，她會哼唧唧地，讓我摟、讓我親，好像剛結婚的時候那麼有情調，所以是天使。」換個表情：「可是起床之後就不一樣了，她是女強人，一想到她的辦公室，眼睛就亮起來，我每次白天打電話給她，她都忙得要死，好像什麼事都等她決定，她不動，公司就會垮似的。你說，這是不是上帝？」嘆了口氣：「可是等她下班，就全變了，情緒一下子由山頭掉到谷底，身體累，脾氣就壞，看誰都不順眼，別說摟了，連摸她一下都嫌我煩，那眼睛裡冒著凶光，十足像個魔鬼。」

這話居然被裡面的女主人聽到。砰砰砰，衝出來：「好哇！偷偷講我壞話，你怎不說你自己呢？你早上神氣得要死，好像一切都沒問題，等中午打電話給你，就怨這個、罵那個，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的。下班之後，好！人又不見了，打牌、喝酒、唱卡拉OK，作樂作到深更半夜。你呀！早上是上帝，中午是魔鬼，晚上是天使。」沒好氣地呸了一聲：「可是那天使是作給別人看的，還不如我呢！」兩個人正頂嘴，兒子放學回來了。「又一個魔鬼、天使、上帝回來了。」男主人說。

「孩子又怎麼了？」我問。「他啊！早上有起床氣，先叫不起來，起來之後又拉著一張臭臉，活像魔鬼。但是一出門，到學校就不一樣了，跟同學有說有笑，又打又鬧，活像個天使。至於晚上，大概因為功課重，我們又都寵他，真是在家稱王了，我看電視聲音大一點，他就狠狠把門摔上。處處得一家人捧著，不是上帝是什麼？」

這時候，在旁邊坐著一直沒吭氣的老太太笑了：「你們都甬怨了，要怨應該由我來怨。」朝裡屋瞧瞧，確定老先生不在，小聲說：「那個老傢伙啊，年輕的時候，甜得要死，帶著我看電影、旅行、吃館子，現在想想，真是個天使。」搖搖頭：「可是後來發了，事業愈順，愈沒情調，一天到晚忙，在家好像作客似的，他是大老闆，誰都得聽他使喚，他十足是主子，是個上帝。」「那又怎麼變成魔鬼呢？」我問。「等下你見到他就知道了，老了，變成個老怪物，退休了，管不了別人，就管我，成天找我麻煩，不是魔鬼是什麼？」

上帝、天使、魔鬼，這是三個相差多遠的角色！誰能想到我們一天當中，甚至一生之中，竟然隨時可能扮演其中的一樣。有愛心的時候是天使；有信心時候是上帝；有怨恨時候是魔鬼。精神抖擻時候是上帝；精神輕鬆時候是天使；精神萎靡時候是魔鬼。少年飛揚時候是天使；中午跋扈時候是上帝；晚年頑固時候是魔鬼。

於是我想，我們是不是應該隨時檢討一下：我是在扮演什麼角色？我白天太專橫了，現在是不是該溫柔一點？我白天太忙碌了，忙得沒情趣，現在是不是該輕鬆一下，露出一點笑容。我也想：大概每個人與生俱來，就是天使、上帝與魔鬼的混合，在「神」裡有「魔」性，在「魔鬼」中又見「天使」。於是當我們看到某人魔鬼的表現時，總能偷偷想：不知道他扮演上帝和天使時會是怎樣的面貌？如此說來，這三種角色的變換，不也就如同天氣嗎？幾番風雨幾番晴，幾番和煦幾番涼。幾番歡樂幾番悲，幾番優裕幾番傷。且不論冥冥中是不是真有上帝、魔鬼與天使，你我不是都穿梭在這三者之間嗎？

太多的來不及 ◎杏林子/文

好友的母親出門倒垃圾，一輛急駛摩托車猛然撞擊，就此倒地不起。這位伯母原本有心臟宿疾，家裡隨時準備著氧氣筒。然而萬萬沒有料到，她是用這種方式離開。

子女完全不能接受，哭著說：「媽媽一句交代都沒就走了！」他們以為，媽媽即使心臟病發作，也總還有時間跟他們說說話，交代幾句，怎麼可以一聲不響就走呢？其實，他們忘了，媽媽每天都在交代。

就跟天下的母親一樣，無非是「注意身體，小心著涼」、「不要太累，少熬夜，少喝酒」、「好好念書，別整天貪玩」……只不過我們聽得太多，聽得我們煩膩、麻木。

直到母親閉口的那刻，我們才發現，還有很多話來不及聽、來不及問、來不及跟媽媽說。

一位母親，因為女兒愛上一個她不喜歡的男人，母女僵持不下，大吵一架後，女兒乾脆離家。母親又氣又傷心，女兒自小失怙，是她母兼父職辛苦養大。

好不容易出落得亭亭玉立，水仙花兒似的，誰知大學尚未畢業，就急著想嫁，偏又是位大她二十多歲的離婚男人。母親好言相勸，惡言恫嚇，女兒不動如山。

所有的愛變成恨。她恨女兒絕情，為愛盲目。許多前塵往事一一湧上頭。女兒小時乖巧可愛，老愛膩在她身邊嘰嘰咕咕像小雞啄米似的講悄悄話。童言童語，煞是有趣。「媽媽，你絕不能先老，一定要等我長大了一起老！」

上中學的女兒也依然貼心懂事，母女倆像朋友一般分享彼此的心事。偶爾問起女兒擇偶的條件，女兒總撒嬌地說：「我才不嫁，我要陪媽媽一輩子，陪到你老得走不動，我就幫你推輪椅！」這些話言猶在耳，女兒怎麼全忘了呢？

為了一個不相干的男人，罔顧二年母女情份，實在叫她難以承受。那天，女兒打電話回來說：「媽媽，我要結婚了，希望你來參加婚禮，給我一點祝福！」她餘怒未消，憤而掛上電話。這一掛就是生死永隔。

女兒女婿在蜜月途中車禍喪生。殯儀館內，她抱著女兒的遺體放聲大哭：「我好自私啊！我連最後的祝福都不肯給你！」

病床前的老先生一遍遍呼喚著：「老伴，妳醒醒啊！醒來我們就一起環遊世界，妳不是一直想去嗎？」老伴張著茫然無神的眼睛，沒有知覺，沒有反應。老先生深深嘆了口氣。

老夫妻倆結褵四十年。初識時，老伴原有出國念書的計畫，為愛他而留了下來。他為了彌補心中那份歉疚，許諾說：「有一天，我會陪妳環遊世界！」只是，隨著孩子一個個出生，經濟的壓力逼使他們不得不縮衣節食，環遊世界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他總是安慰妻子說：「等孩子再長大一點，等家裡再寬裕一點……。」

孩子終於長大，各有自己的家庭。他們也有足夠的錢可以實現當年的夢想，可是男人的事業正在高峰，別說出國旅遊，平日連兩人相處的時間都有限。面對老伴無言的怨嘆，他也總是抱歉地說：「等我退了休，我所有的時間都是妳的，妳要怎麼玩就怎麼玩！」及至等到他退休，老伴卻等不及了。

一場腦中風，造成深度昏迷，日夜陷在無夢也無欲的世界裡。只留下老先生守在床邊，不斷重複地說：「老伴，妳要趕快醒來啊！我帶妳去巴黎看鐵塔，去荷蘭看風車，去羅馬……」

我不知道老兵的真實姓名，只知道他的小名叫芽子。芽子的故事是另一個老兵告訴我的。

芽子早產，出生時像隻小貓似的。因為體弱，他娘就多疼了些。吃奶吃到六足歲，還是黃皮寡瘦。娘總摸著他的光頭說：「小芽子呀！你要快點抽條長個，長得跟場子前的大棗樹一樣高！」芽子十四歲時，時局變動，戰火已經快燒到他們家門口。她娘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四處託人，總算給他在部隊裡補個小勤務兵的名字，好讓他隨著部隊一起到台灣。

芽子捨不得娘。娘說：「傻芽子，咱們家總要留條根哪！」

臨走那天，芽子不要他娘送，可是他娘還是忍不住到碼頭，看到雜在隊伍中矮人一頭的芽子，急急跑過來，伸手就想抱他。

芽子一驚，穿上軍裝，就是革命軍人，男子漢大丈夫，大庭廣眾之間，怎能像娘兒們一樣摟摟抱抱，再加上袍澤們一旁似笑非笑的看他，更加煩躁。推開母親，不耐地說：「回去啦！叫你別來，還來！」說完，頭也不回跑了。這一跑就是四十五年，再回去家已經沒了。娘在他走後第三年過世，唯一的妹妹文革中不知下放到哪裡，一個家連根斬斷。小芽子成了老芽子，仍是孤寡一人，住在榮家。

有一年，榮家的老夥伴們買了個蛋糕為他慶生，慫恿著他許願。望著閃爍不定的燭花，忽然間眼淚簌簌的流了一臉，他哽咽地說：「我想我娘，我想我娘抱抱我……」這一說，四周的老兵唏噓唏噓哭成一片。

你能不能睡柴房？◎劉墉/文

今天下午媽媽去學校接你，車子才要轉進我們家的巷子，就看見校車正由巷子裡出來。「天哪，如果你坐校車，比媽媽接你還快」媽媽說。

卻見你一噘嘴：「可是我不能搭校車。」

「為什麼？」媽媽問。

「因為我趕不及，」你理直氣壯地說，「我先要去我的櫃子，把不用的書放好，還要把該帶回家的東西拿出來，等我弄完，校車已經開走了。」

「那麼別的同学為什麼趕得上呢？」媽媽又問。你聳聳肩。

聽你這麼說；爸爸緊張了，不是緊張你慢，而是發現你缺乏彈性。你什麼東西都要整齊、要完美，這原本是很好的個性，使你能精益求精，比別人更自我要求。只是你要知道，這世界並不都那麼整齊與完美啊。舉個例子，你今天如果穿得很乾淨、很漂亮地去旅行，中途遇上大雨，滿地泥濘，你能因為怕弄髒衣服就不走了嗎？如果你是中途遇上豪雨，當大家都決定冒雨前進的時候，你能堅持一個人留下來，等雨過了、地乾了，才動身嗎？

這世上沒有絕對的事，最近我看了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書，上面談到近期「相對論」的實驗，發現在一個水塔的頂端和水塔的下面，測得的時間都不一樣。連「光」都可能因為「引力」而彎曲，連時間都沒有一定的長短，難道你的時間反而是不能調整的嗎？不知道你有沒有讀過論語裡「深則厲，淺則揭」的那段話，意思是當人穿著衣服過河，水淺的時候還能把衣服拉高了涉水過去，但是如果水太深了，怎樣都無法避免弄濕，就只好穿著衣服下去了。連孔子都不能不看情況，調整他處世的方法，你又能那麼不知變通嗎？

還有，你記不記得，爸爸每次看到曇花開，都會急著寫生，那時候就算早有別的工作計畫，爸爸也會擱下來。為什麼？因為曇花難得綻放，綻放的時間又那麼短暫，別的事可以等，花卻不能等啊。儘管如此，爸爸拿著寫生冊，坐在花前，也要考慮優先順序。通常爸爸畫花，都由最左側的開始，為的是避免先畫好右邊，再畫左邊時，手腕會弄髒先畫好的東西。可是畫曇花就不能這樣了，爸爸一定由「花」開始畫，就算有葉子擋在花前面，爸爸也「讓開」葉子，先畫花。這又是為什麼？因為曇花一現，一個多小時過去，花就開始凋了，相反的，葉子卻不會有什麼變化。所以爸爸常在前一夜畫花，第二天才畫葉子。想想，連畫花這麼一件小事，爸爸都要作許多「優先順序」的考量，你是不是也應

該常這麼想想呢？再說個有意思的故事給你聽：當爸爸到成功嶺服兵役的時候，因為吃飯慢，每次要去盛第二碗，都發現只剩鍋底了，等爸爸把鍋底刮了又刮，盛半碗飯，回到桌子，又發現已經盤底朝天。後來爸爸才學會，在軍中大家「搶著吃」的情況下，第一碗只能盛半碗，吃前半碗的時候儘量吃菜、早早把前半碗飯吃完，好早去鍋裡盛飯。

爸爸那時候真是好不適應，因為跟你一樣，爸爸是家裡唯一的寶貝，從小沒人跟爸爸爭。爸爸吃飯也跟你一樣，總把最好吃的部分留著，到最後才吃。你說，換作你，有一天跟人家去搶、去爭，如果堅持用在家裡吃飯的方法，是不是也可能吃不飽？你又能不像爸爸一樣，改成一開始只盛半碗的方法嗎？孩子，這世界是充滿競爭的，你千萬不能因為自己幸運，就把幸運當成習慣。因為幸運不總留在我們身邊。你必須隨時告訴自己，今天我能作「豌豆公主」，明天我也能睡柴房。今天有媽媽來接我，我可以好整以暇，慢慢收拾東西；明天媽媽不能來接，我也能改成早早就利用休息時間，把第二天要用的東西安排好，放學時只要打開櫃子，放下一堆、拿起一堆，就趕往停車場。只有這樣，你才能稱得上「能屈能伸」；只有這樣，爸爸媽媽才能放心，你有一天離開家，不會吃大虧。